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子名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上，眾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
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

國朝
勳
勳
勳

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使扇板
門，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開時曾不知中惡，坐
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
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
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

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箇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箇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箇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箇殺人不斬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的喬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挈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

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殮，這箇便沒甚麼。阜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只做出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箇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卽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殮。」

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力攙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隣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

王婆雖巧又在九叔之後非知不若也王婆財重于身故昏九叔身重于財故

叔攛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乾娘自穩便齊堂裏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辣兩塊骨頭拿去撒散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齊堂裏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裏衆隣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一箇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榻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幡錢垛金銀錠采繒之屬每

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詩爲證：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箇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道：解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

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箇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箇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

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箇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逃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胭脂、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箇、鬚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

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挈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我又是箇沒脚、蟹、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挈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箇、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

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絲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箇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宣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肴，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枉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大哭，哭得

婦人假哭是
聽過今道學
講學來也

那一家隣舍無不恓惶。那婦人也去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肴和土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看那土兵時，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將起來，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真箇是盤旋侵骨冷凜烈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

散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
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
仔細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
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
時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
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鬼直在心裏不題
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
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
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
却怎地忘
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
却贖誰的

這婦人死
定何九叔不
思九叔乃真
證見也

藥喫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裡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
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
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
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
石街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
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
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
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
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
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

忠義水滸傳

那箇英雄不
猜細

真箇嚇人非
此等好漢在

世上安得好
邪惡膽也

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
句話閒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
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
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
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
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
氣奄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
言竝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颺地
掣出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
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敲偷上聲氣武松將起雙袖

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麓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
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
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錯
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開言
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
一雙手按住肱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去
袖子裏取出一箇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
兒便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
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
何九叔道小人竝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

忠義水滸傳

第二十六回

八

四六十一

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
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
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
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
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
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幡只見七竅內
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
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
死了因此小人不肯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
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

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
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
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
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
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箇
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
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
這箇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筭還酒
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
小猴子挽着箇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

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
了你兩箇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照了八分便說道
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
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
哥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
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喫官司
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
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
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
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

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
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
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
一地里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
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
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逕逦去尋他耐耐王婆老猪狗攔
住不放我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
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
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
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告一作

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隄防西門慶那厮鬪才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

怎地死了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郓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做主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郓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箇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

對知縣

郓說他不省
法度善推調

却說他聽人

多少事被假
孔聖人的壞

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
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
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
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
這箇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
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
留在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東
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
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
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

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
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物踪五
件事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
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
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
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箇土兵離了縣衙
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土
兵買了箇猪首一隻鷄一雙雞一担酒和些菓品之類安
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箇土兵來到家中那
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武

這漢又羞又
細可敬可畏

忠義水滸傳
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士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箇士兵後面盪酒兩箇士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盃菜酒

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盃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隣都在那里了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

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里肯來被武松
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
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餅蝕兒的張公却好正在
屋裏見武松人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
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盃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
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是微
禮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
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士兵前後把着
門都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
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士兵把

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唱箇大喏說道
衆高隣休怪小人麤鹵胡亂請些箇衆隣舍道小人們都
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是微
禮衆高隣休得笑話則箇士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
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
人忙些箇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
胡正卿心頭十五箇弔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
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
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
喫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箇筵宴只見

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盃盤少間再喫武松抹了卓子衆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隣在這裡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則箇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箇證見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龕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

省得有冤報冤有讎報讎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箇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隣舍道却喫不得飯了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這箇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看着婦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我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脍查子插在卓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

快人快人
甚麼官府准
甚麼狀子

交放翻在靈床子上，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土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脫膽脫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箇去？你不說時，我先剛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攔。兩攔，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攔起那婆娘跪在靈

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鬼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咬蟲，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箇都指點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土兵解胳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

也跪在靈前武松道
 鬼靈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讎
 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
 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
 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脚
 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
 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着刀雙
 手去挖切鳥入開胸脯剛飛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脫查
 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喫了一驚
 都掩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士兵
 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
 洗了手唱箇喏說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愁且請衆位樓上
 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

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士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
 關了樓門着兩箇士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
 頭一直透西門慶生藥鋪前來看主管唱箇喏大官人
 宅上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
 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
 首僻淨巷內武松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
 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
 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主管
 道却纔和一箇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酒武松聽
 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

松逕透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箇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聽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箇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淥淥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牕檯要得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邊那時快武松却屏屏公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

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箇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箇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透入去見他脚起畧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却被武松畧躲箇過就勢裏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脚只一提右手早摔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冤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

看此一場雖
大公兵法孔
子春秋不是
過也如星斗
燦爛昭布森
羅風霜嚴寒
疎軟髓骨可
敬也夫可畏
鬼失

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牕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做一處提在手裏把着那口刀一直遶回紫石街來叫士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說道哥哥冤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讎殺了奸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士兵樓上請高隣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隣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陽穀縣都頭變作行者直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終

第二十六回
婦的頭也鑽出。兒子外身墜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搭了那口刀在。武松把這西門慶也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做一處，提在手里，把着那口刀一直奔到紫石街來，叫士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奉在靈前。武松竟直出，其請來，且願不回。公執遠早生天界。兄弟與因卦，則嫌，則變卦，許香直，燒各，獸千古，鞏番，萬平，畢。舞尊命，先公，籍出，豈幾，何請來，官衣，燒景，則岡，致戴，鼠，姍。籍，限，箇，派，四，家，刺，舍，又，手，共，立，蓋，藍，龍，潛，頭，卧，籍，非，衆，入，一。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巧傷可念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投縣裏來。此時鬩

動了一箇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仵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

不見得周全
他處何不依
劫正卿口詞

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箇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箇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讀狀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然是箇小縣分到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

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圍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曾雪案攻書長向金鑾對策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德政勝龔黃

那陳府尹是箇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

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都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土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箇土兵送飯且說陳府尹哀怜武松是箇有義的烈漢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

忠義水滸傳
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闖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春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汝昭看了來文。隨卽行移拘到

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大。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在左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箇劄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劄了王婆有

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魚跟的上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箇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休絮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

火日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迤邐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箇酒店。三箇人迤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里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一直迤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

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櫺檻邊坐着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兒，見武松同兩箇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胃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兒，見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盆去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盆去五侵亂髮，金釧牢籠，魔女臂，紅衫照映，夜叉精。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腳了去，本家有好酒。

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栢木卓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里又沒人看見，我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櫺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

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筋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
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箇公人拏起
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
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
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
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
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
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
松道我見這饅頭餡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夜處的毛一
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

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
一箇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
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
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
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
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
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
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
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喫那婦人心裏暗喜便去裏面
托出一盞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

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着
婦人自忖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
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
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里忍得饑渴只
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
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
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呷呷道好酒還是這酒衝
得人動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
道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
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瓮邊那婦

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
小三快出來只見裏面跳出兩箇蠢漢來先把兩箇公人
扛了進去這婦人後來卓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
纏袋捏一捏看約莫裏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
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
包裹纏袋提了人去却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
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
了見這兩箇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
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鳥大
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

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見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攔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兩箇莫不待向前，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腳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

那人時，頭帶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紵護膝，入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

如此要害他
何故却說他
不是等閒人
自官泰取

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裏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擔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老兒招贅小人做了

女婿城裏恁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又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神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

魯名達為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
髮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
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里經過渾家
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
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
解藥救起來結拜為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
寺和一箇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
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箇我也在
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長七八尺
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已把他卸

下面張本

使當路者如
此愛惜人才
天下豈有亂
邪

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箇箍頭的鐵界尺一領卓直襪一
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
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鑽寶鐵
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
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會救得這箇人心裏常常
憶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
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
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
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
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

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下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每夜又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縋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稱讚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闕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擲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反比及都頭去
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做番且只在小
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
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
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
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
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
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教醒了

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攬起兩箇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朶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裡這家恁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自去宰殺雞鶩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

胸中有情

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鎗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裡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歌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

對漢都惜好
漢偏我不會
過着

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

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没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初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畧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

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柁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倒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

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里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應道：「老爺在這里，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兇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兇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

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
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
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
白淨面皮三柳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
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
耳朵邊畧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
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喫得肉
也喫得飯也喫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
這里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
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

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
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
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曾
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箇
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
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徒
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
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
黃倉米飯和些臭鱖魚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
去把索子細翻着一牀乾藁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

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喚做盆弔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壓殺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入來問道那箇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管叫送點心在這裡武松看時一大盃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

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盃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裡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盃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喫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

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篾紗帳將來掛起，舖了藤篾，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只又帶箇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箇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

一大碗飯。武松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卓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雞鳴狗盜君休笑

曾向函關出孟嘗

今日配軍爲上客

孟州贏得姓名揚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大盒子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饅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析斯俗作了，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閒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

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里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是插那天王紙旗的，約有四五百斤。武松看在眼裏，暫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三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

只願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已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會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

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蹺蹊，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

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你的那人道小管管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管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武松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

秀才惹地無

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管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管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管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

月瘡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恐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畧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惰了那里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

天神可敬
可愛

管營也信真箇拏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拏一拏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

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像，傾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丟去。若有些些諂佞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腳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終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諂諂，那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第一箇譚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第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箇拚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衆店。」

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說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喫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傷痕未消

原張
不

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不在蔣門神之下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

怕他施恩道只是小第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
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
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有酒
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
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
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卽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
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
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
脚却是不好武松焦燥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
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

他準備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
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
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叙片時武松跟了到
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
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
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
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
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
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
僕從搬出酒肴菓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

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讎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盃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年幼無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

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來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數盃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

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
 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
 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
 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
 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絀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
 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
 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
 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
 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

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
 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將門神時出得
 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
 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
 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弄來賣酒的人家也有
 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
 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
 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
 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
 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

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
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
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然哥哥酒後越有
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裏的好酒菓品殺
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
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
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
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籬酒擔拿了些銅錢去
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擇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
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

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

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
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箇挑食擔的
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
自安下殺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
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
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迤前去了武松笑
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
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
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
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

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花旖旎池中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貯村醪瓦瓮竈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未必開樽香十里也應隔壁醉三家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鹹苦澀是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帘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菓品按酒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又行不到一

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絮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

忠義水滸傳 四三十四
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頭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插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麤疎一身紫肉橫鋪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捲唇邊幾陣風生怪眼圓睜眉下一雙星燦坐下猙獰如猛虎行時彷彿似門神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欄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官調的頂老那

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輕舒嫩
玉冠兒小明鋪魚鮓枕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
籠瑞雪金釵插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
君重賣酒

武松看了，聽着醉眼，逕遶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
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卓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
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
箇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卓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
那里？」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

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
婦人，昏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
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
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
了那酒，又昏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
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
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
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
上好的與他罷。那婦人又昏了一等上色好的酒來，與酒
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

酒畧有些意思問道。迴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里喫醉了。來這里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你叫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唱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酒保道。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武松推開櫃身子。却待逃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截揣在腰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

手硬那里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隻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鬢。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箇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逃。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攬入懷裏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椿在裏面。又一箇酒保。逃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裏。那里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爬不動。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屍骸尿流。乖的走了一箇。武松道。

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逩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恰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更走將來。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

去。武松一趑趄，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天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的。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

州住在這裡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額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挈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

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裡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盡是酒漿這兩箇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卓面請衆人

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里小人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里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他和我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只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

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管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皆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

老管管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
小不知去向，這裏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
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
各店家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閒錢來與施恩。施恩得
武松爭了這口氣，打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
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在舊光陰早過了一月之
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以及深秋有話，卽長無
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
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
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

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
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
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
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
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
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一勇
之夫，終無計較，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
話說。」隨卽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
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

小人善世誘
人知武松心
中所重從重
處入無不中
矣君子非自
心中話便說
不出所以世
上君子每為
小人所中也

因至前

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菓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的大醉就前廳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

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里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

鴈聲悲寒蛩韻急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妖豔
秋色平分催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
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
一盃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
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
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
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
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
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

入耳之言

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
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了。嫖養娘斟酒相勸一
盃兩盞看看飲過五七盃酒張都監叫擡上菓卓飲酒又
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
飲酒何用小盃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
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牕武松喫的半醉
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
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萼唇似櫻桃兩鬢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
潤纖腰嫵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

玉笋鳳釵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勸盤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針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辰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旣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盃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下巾幘，拿條哨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又把花枝也似箇女兒許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透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

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透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

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睜口呆只得叫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贓正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

話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抵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正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

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匝着又把木杻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

運老管營勝
年道學十萬

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

是個老實節級

孔目勝似知府

忠義水滸傳

四十五

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做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至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去逕回營裏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

知府

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為證

賊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如水
不把雄心作賊心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

忠義水滸傳 第三十回

十一

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都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是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兇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

馬得好

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早着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

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四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

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見省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裏來看望兄長只在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

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第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第央浼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第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縣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喫兩塊了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廝兩箇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箇包裹

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的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數十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與那廝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喫

也不保那兩箇公人又行了一二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斬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里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挈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入心，意危，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

這里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一箇公人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裏去。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箇提朴刀的漢子，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扯開封皮，將來撇在水裏。趕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迤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便奪過朴刀來，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這箇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攔頭揪住，喝道：你這厮實說我

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挈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擯在浦裏。又怕那兩箇公人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搨了幾朴，乃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迤回孟州城裏。

活
妙絕快

來。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箇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終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讎要
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了
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
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
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
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
門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

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
點點銅壺正滴。兩兩佳人歸繡幙，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逶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
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
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
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
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
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
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
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

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掣了攪草棍，拔了栓，却待
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擗頭揪住，却
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
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
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
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里？」後槽道：「今日
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
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
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砍
下頭來，一脚踢過屍首。武松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

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轆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人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拏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月却明亮照耀如同白日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栓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箇丫嫖正在那湯罐邊埋冤說道伏侍了六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恥噠得這等醉子也兀自

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嫖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厨下燈火趁着那窓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人的入已自都認得路數逕走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時早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

難冷老情

難應得好

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
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再當重重地報答恩相這張
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
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
里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
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
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
弟來只教就那里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不動蟬先噪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左右
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燭燐熒煌
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
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
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待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
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
根連額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
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
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

就勢只一。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卓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卓子上銀酒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

無他客從
後客好驚
人出

長語可愛

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人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相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

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
外去，拿取朴刀，丟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
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王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
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
向王蘭心窩裏，擗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擗死。一朴刀，一
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
婦女，也都擗死了。在房裏，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
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
袋來，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
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
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

去處，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
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濠塹
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
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
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
的包裹裏，有兩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
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
滕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
路，便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

英雄時能打
虎困倦了似
牽羊可以憐
慨可以墮淚

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里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一個小小古廟，武松透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了，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

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

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拏箇毡笠子與他戴上便請出前面客席裏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下快活林內甚是尋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我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

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讎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告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六十日限滿脊杖二十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公人踢下水裏去赶上這兩箇鳥男女也是一朴刀一箇棚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

這口鳥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箇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截湖角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梆縛了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是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

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近他不得那四箇搗子只顧嗑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箇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

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只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

知府府裏

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驗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裏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丫嫖，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搦死夫人一口，在外搦死玉蘭并妳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

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上，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尋。眼見得施管營暗地使錢，不出城裏捉獲不着。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

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篋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安身。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尋，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終心肯去也。」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

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負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地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去那里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拳了他那里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

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及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乘你說這痴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只怕

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里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阜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總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鑕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裏嗚嘯的響叔叔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

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若要免除災禍

顛危好似風波
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袱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阜直裰繫了絛把毡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來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

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箇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裡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去路上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

細細零零
得結義心腸
十分鄭重可
以落淚出涕

教武松掛在貼肉臂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箇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達諸事不可燥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箇在這裡也不是長久之計恐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箇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阜直裰好似烏雲遮體雜色絛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

眼金睛、身間布衲、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擊
來殺氣橫秋、頂果百顆、念處悲風滿路、神通廣大、遠過
回生起死、佛圖澄、相貌威嚴、好似伏虎降龍、盧六祖、噉
人羅刹、須拱手、護法金剛也、皺眉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
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
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
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
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
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

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
中、傍山一座墳菴、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
箇先生、樓着一箇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武行者見了、
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
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
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裏、不曾發市、且把這
箇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
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菴前、敲門、那先生聽得、
便把後牕關上、武行者拿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
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

三更犬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烏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地下只見菴裏那箇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裏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兩口劍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鬪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箇鬪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箇裏所殺倒了一箇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終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當時兩箇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菴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箇緣故只見菴裏走出那箇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里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

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里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菴裏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風水有准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菴也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

那婦人道請師父進菴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算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菴裏見小廳邊卓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命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箇屍首都攔在火裏燒了插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望着青州地面來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房道店市鎮鄉城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

忠義水滸傳
者於路却没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買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箇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石亂山看那酒店時却是箇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茅茨疎籬畔梅開玉蘂小牕前松偃蒼龍烏皮卓椅盡列着瓦鉢甌黃泥墻壁都畫着酒仙詩客一條青旆舞寒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驃騎聞香須住馬使風帆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逦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比及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箇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箇

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却那里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
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裏
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箇人入店裏來
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鴨頭綠脚穿一對踢土靴
腰繫數尺紅滕膊面圓耳大唇闊口方長七尺以上身
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強壯士未侵女色少年
郎
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大

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
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
里店主人道有在這里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
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
一樽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裏武行者
偷眼看時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
武行者聞了那酒香味喉嚨痒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
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
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盪武
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

眼飽肚中饑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卓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廝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燥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里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自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到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箇踉蹌直躡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箇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犯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

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里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兒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箇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里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箇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揮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喫酒肉、把箇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問箸、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箇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喫箇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捨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遠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

來冬月天道溪水正涸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
冷的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
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
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箇大
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鶯黃紵絲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
背後十數箇人跟着都拿木把白棍數內一箇指道這溪
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
哥哥自引了二三十箇莊客逕遶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
來到這里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箇喫打的漢子換了
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箇莊客

都拖鎗拽棒跟着那箇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赶到牆
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鶯黃襖子的大漢道這箇賊頭
陀正是打兄弟的那箇大漢道且捉這厮去莊裏細細拷
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
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
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
松圍繞着墻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剥了衣裳奪了戒
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教取一束藤條來細細的
打那厮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箇人來問道
你兄弟兩箇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箇大漢又手道師父

聽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箇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
 三盃酒，耐耐這箇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
 又將來攛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不凍死，却得相識救
 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
 都喫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裡。細細的
 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
 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箇避罪在逃的囚
 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箇喫打傷的大漢道：
 問他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箇月，將
 還不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罷。纔與

偏他出來見
 說便曉得像
 箇好漢何耶
 安得人不服
 服哉

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要打，只見出來的
 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箇
 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
 了，由他打，只不做聲。那箇人先去背上看了一杖，便道：作
 恠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將
 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箇不是我兄弟。
 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
 哥，那人喝叫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兄弟，那穿鶯黃襖
 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箇行者如何？却是
 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

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箇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箇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叙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裡？」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

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箇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里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里，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鶯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箇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箇，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

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箇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

這是有眼無珠，苦甚苦甚。

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箇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箇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箇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

松同楊叙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里相陪孔亮捱着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箇門下人亦來謁見宋江心中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要往何處去安身武松道昨日已對哥哥說了菜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里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

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

真英雄義士
之語

王意與宋江

諫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箇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里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里肯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界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箇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箇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箇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箇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里人道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里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

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里喫三盃相別詞寄浣溪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壯懷寂寞客囊殫。旅次愁來魂欲斷。郵亭宿處缺空彈。獨憐長夜苦漫漫。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鎗一刀博得箇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

羅要矣

如此英雄決定得做大官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盃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泪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時但見

是真境

八面峩峩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杈枒老樹掛藤

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
鬼驚澗水時聽樵人斧響峰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
羣狐狸結黨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若非
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宋江看見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
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的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
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裏
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
熬倘或走出一箇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
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

裏越慌看不見地下曬搗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
走出十四五箇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
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
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
里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
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將●綁
在將軍柱上有幾箇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
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
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
裏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箇烟花婦

忠義水滸傳

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裡。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揮不得，只把眼來四下里張望，低了頭，歎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箇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見那箇出來的大王，頭上縮着鵞梨角兒，一條紅綃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看那大王時，生得如何，但見

赤髮黃鬚，雙眼圓

臂長腰闊，氣冲天

江湖稱作錦毛虎

好漢原來却姓燕

燕順王英鄭天壽見

那箇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別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為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箇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箇牛子獨自箇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箇好漢來。左邊一箇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天青衲襖，錦繡補

形貌崢嶸，性麓鹵

忠義水滸傳

第三十二回

十五

三頁半

貪財好色最强梁

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箇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為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來車家出身。為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箇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衲襖銷金油綠

狼腰繫繫征裙

山寨紅巾好漢

江湖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為他生得

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為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箇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那箇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那小嘍囉

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喽囉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厮說甚麼？」宋江小喽囉答道：「這厮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道：「你是那里的？」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應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燕順聽罷，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喽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披的棗紅紵絲襖脫下來，裹

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箇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真話剗了自已的眼睛，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箇緣由，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也只久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

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向孔太公許多時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箇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喫到五更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箇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話休絮絮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

如此愛惜好
麼纔是好漢

食管待不在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着挑着兩箇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箇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箇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里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赶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箇銀香盒別無物件財帛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里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

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箇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人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讓三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華，生定天姿秀麗；雲鬟半整，有沉魚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閉月羞花之貌。恰如西子顰眉，日渾似驪姬涕泣。

時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為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里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箇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

到是王英說得是

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里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箇字的好生惹人恥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箇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箇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反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箇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箇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箇伏侍賢弟只是

燕順大有手段

既在山寨中不必諱言大王了

這箇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箇人情放了。他則箇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箇容易宋江又謝道恁的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燕順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箇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這一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燥宋江日後好及要與兄弟完娶

一箇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被虜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與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箇。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箇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夾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

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箇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說得那厮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箇閒常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驚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箇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

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後跟只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
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廝們擄我去，不從
姦騙，正要殺我。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
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
取十瓶酒，一口猪，賞了衆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
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逄花
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箇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
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
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
山。那三箇好漢將了酒菓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人官
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
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
再得相見，唱箇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
衣，攔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來投逄花知寨，險
此。死無葬身之地，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
偶然耳。
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